

## 「元、天也」辨

劉殿爵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元」字根據《康熙字典》<sup>1</sup>、《辭源》<sup>2</sup>、《辭海》<sup>3</sup>、《漢語大字典》<sup>4</sup>都沒有解作「天」的。只有《中華大字典》(1915)「元」字條下云：

[1] 天也。[淮南原道]執元德於心。而化馳若神。<sup>5</sup>

至於這解釋的根據卻沒有交代。日本的漢字字典多有收這一解釋的，例如早期(1917)的上田萬年等編的《大字典》<sup>6</sup>和1968年出版的小川環樹等編的《新字源》<sup>7</sup>，但都未注出典。諸橋轍次的《大漢和辭典》說得比較詳細。「元」字條下云：

[1] 天。[淮南子·原道訓]執元德於心。[注]元、天也。<sup>8</sup>

從引文出自《淮南子》的《原道篇》我們知道「元、天也」是高誘的《注》。但《大漢和辭典》是否直接採錄高《注》還可能有點疑問。阮元的《經籍纂詁》是古代訓釋的總匯。《大漢和辭典》的例證很可能間接取自阮書。無論如何，《經籍纂詁》《十三元》「元」字條下的徵引比任何字典都來得詳盡：

[2] 天也[後漢班彪傳下注]

[1] 又[淮南原道]執元德於心而化馳若神注

[3] 萬物元同也注

[4] 化育元耀注

1 《康熙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1月影印清光緒十三年(1887)上海同文書局本，子集下，頁一(總頁51)。

2 《辭源》(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7月，頁269。

3 《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9月，頁1494。

4 《漢語大字典》，湖北辭書出版社、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年10月，頁264-265。

5 《中華大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10月影印中華書局1935年本，子集，頁一〇二(總頁102)。

6 《大字典》，上田萬年等編，東京：啟成社，日本昭和11年(1936)第2010版，頁161。

7 《新字源》，小川環樹等編，東京：角川書店，日本昭和43年(1968)1月，頁85。

8 《大漢和辭典》，諸橋轍次編，東京：大修館書店，1955-1960年，卷一，頁973。

[5] [倣眞]弊其元光注

[6] [本經]元元至陽而運照注

[7] [說山]是謂元同注<sup>9</sup>

《經籍纂詁》的根據是《後漢書》李賢《注》和《淮南子》高誘《注》。《後漢書注》留到下面再說，現在先討論高誘《注》。《經籍纂詁》所引高《注》有六條之多，按理不應該有問題，但一加覆按便知其不然。所有訓「天」的「元」字《四部叢刊》景鈔宋本和《道藏》本都作「玄」，不作「元」<sup>10</sup>。既然如此，《經籍纂詁》何以都作「元」呢？我們或者會以為因為《經籍纂詁》編纂於乾嘉年間，所以避康熙諱改「玄」為「元」，但其實不然。《經籍纂詁》收有兩個「元」字，一個在《十三元》，一個在《一先》，後者下面注上「敬避 廟諱」<sup>11</sup>，可見《一先》的「元」才是「玄」的改字，《十三元》的本來就是「元」。上引一節文字是在《十三元》的「元」字條，可見編者所用的《淮南子》作「元」不作「玄」。《經籍纂詁》成書於嘉慶三年（1798）。十年前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莊達吉已刊行了他的《淮南子》校本。《經籍纂詁》這一條所據的就是這個校本。何以見得呢？第一，《經籍纂詁》編纂的時期避康熙諱的《淮南子》只有莊本。第二，同條還引了「〔淮南原道〕無忘元伏注元伏道也」。按莊本以前的《淮南子》「元伏」都作「玄仗」，「元」字是避諱，「伏」字卻是誤字<sup>12</sup>。《經籍纂詁》出現同樣的誤字是《經籍纂詁》用莊本的有力證據。《經籍纂詁》編者不應該不察覺到莊本是避諱改字，因為莊本有一處留下避諱的痕跡。[6]《本經篇》：「元元至陽而運照。」高《注》：「元、天也。元、元氣也。」<sup>13</sup>只要稍為細心的話，就會覺得同一個「元」字連用竟然會有不同的解釋是應該有原因的。《經籍纂詁》的編者沿用莊本避諱改字而不察是不能辭粗心大意之咎的<sup>14</sup>。「元、天也」這一訓釋，在《淮南》高《注》中是找不到根據的。

現在再看《後漢書》李賢《注》。《經籍纂詁》只引用一條：

[2] 天也〔後漢書班彪傳下注〕

9 阮元《經籍纂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4月影印清嘉慶十七年（1812）揚州阮氏琅環仙館刊本，卷十三，頁二下（總頁400）。

10 《四部叢刊》影鈔北宋本《淮南子》[1]卷一，頁八下；[3]、[4]卷一，頁十五上；[5]卷二，頁十下；[6]卷八，頁一下；[7]卷十六，頁六上。《道藏》本[1]卷一，頁十下；[3]、[4]卷二，頁十下；[5]卷四，頁五上；[6]卷十三，頁一下至二上；[7]卷二十三，頁九上。

11 《經籍纂詁》，卷十六，頁十六上（總頁480）。

12 莊本卷一，頁十四上。參王叔岷《淮南子辭證（上）》，《文史哲學報》，第五期，1953年12月，頁21。

13 為方便讀者比較，現將《淮南》引文在莊本的卷數、頁數列出如下：[1]卷一，頁八下；[3]、[4]卷一，頁十六下；[5]卷二，頁十二下；[6]卷八，頁一下；[7]卷十六，頁六下。

14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元」字下亦引「淮南原道執元德于心而化馳若神注天也」。（武漢市古籍書店1983年6月影印臨嘯閣藏本，乾部第十四，頁十二上〔總頁707〕。）

並且未引原文。原文是：

[2] 固又作《典引》篇，……其辭曰：……以望元符之臻焉。《注》：元，天也。符，瑞也。<sup>15</sup>

「元符」一詞在《後漢書》還出現過一次：

[8] 《張衡傳》：衡……乃作《思玄賦》，……其辭曰：……迺貞吉之元符。《注》：元，善也。<sup>16</sup>

其實《後漢書》李賢《注》「元」字牽涉到天的不止這一處。現在把其他各條抄錄如下：

[9] 《明帝紀》：升靈臺。望元氣。《注》：元氣，天氣也。<sup>17</sup>

[10] 《郎顛傳》：元精所生。《注》：元為天精，謂之精氣。<sup>18</sup>

[11] 《趙咨傳》：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注》：元氣，天之氣也。<sup>19</sup>

[12] 《班彪傳》：固……乃上《兩都賦》，……其辭曰……調元氣。《注》：《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sup>20</sup>

[13] 《方術傳》：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注》：元氣者，謂開關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闡陽為天。」<sup>21</sup>

上引[2]、[8]、[9]、[10]、[11]、[12]、[13]七條，所解釋的只限於「元符」、「元氣」兩詞<sup>22</sup>。

15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5月，頁1375、1385。

16 同上注，頁1914、1931、1933。

17 同上注，頁100、101。

18 同上注，頁1070。

19 同上注，頁1314、1316。

20 同上注，頁1335、1364、1368。

21 同上注，頁2703、2704。

22 此外，李賢《後漢書注》還解釋了不少以「元」字為詞頭的詞，用的都是「元」字的常訓。現在就所見列舉如下：

(1) 元，長也。

《章帝紀》：為國元老。《注》：元，長也。（頁130）

(2) 元，大也。

《崔駰傳》：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頁1711）《注》：元，大也。（頁1712）

《方術傳》：誠社稷之元龜。（頁2714）《注》：《尚書》：「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頁2715）

《崔駰傳》：則將以無罪並辜元惡。《注》：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憝。」（頁1723）

(3) 元，首也。

《殤帝紀》：皇帝加元服。《注》：元，首也，謂加冠於首。（頁171）

《安帝紀》：皇帝加元服。《注》：元服謂加冠也。《士冠禮》曰：「令月吉辰，加爾元服。」鄭玄云：「元，首也。」（頁212）

(4) 元辰，吉辰也。

《張衡傳》：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倣裝。（頁1919）《注》：元辰，吉辰也。（頁1920）

現在先看「元氣」。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李賢並未說「元，天也」，只是說「元氣，天氣也」。「元氣，天氣也」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元」相等於「天」，所以「元氣」就是「天氣」。二是氣有多種，天上的那種氣是「元氣」。按這個解釋，「元」字就不能解作「天」。「元氣，天氣也」其實只能作第二種解釋，所以「元」不等於「天」。<sup>[11]</sup>「元氣，天之氣也」，多了一個「之」字，這一點就更為明顯了。<sup>[10]</sup>「元為天精，謂之精氣」，也說得相當清楚。正如「天氣」即「天之氣」，「天精」亦即「天之精」。元是天之精，亦即是天之精氣，可見元本身不能就是天。<sup>[12]</sup>引的《禮統》：「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語意含糊，不知究竟是天地生元氣，還是元氣生天地<sup>23</sup>，但無論如何，元氣既然與天地有相生關係，元就不可能是天。<sup>[13]</sup>引《河圖》也不清楚。「元氣闡陽為天」，不論作怎樣解釋，也只是說「元氣」在「闡陽」的條件下是天。是天的既然是「元氣」，那「元」字單獨也不能訓「天」，李賢在「元氣」的幾處注解，雖然都牽涉到「天」，但我們也得不到「元，天也」的根據。

至於「元符」，在<sup>[2]</sup>《典引》的例子李賢確是說「元，天也」，但這句話可能有問題。現在先看另外的一個例。<sup>[8]</sup>《思玄賦》：「迺貞吉之元符。」李賢《注》：「元，善也。」六臣註《文選》《思玄賦》《注》：「銑曰……乃得貞吉之善符。」<sup>24</sup>也是訓「元」為「善」，與李賢《注》相合。這例子不成問題。成問題的只是《典引》一處。「元符」一詞在班固、張衡之前見於揚雄的作品。《長楊賦》：「方將俟元符」，《漢書·揚雄傳》師古《注》：「元，善也。符，瑞也。」<sup>25</sup>而《文選》李善《注》引晉灼曰：「元符、大瑞也。」<sup>26</sup>「元符」的「符」訓「瑞」是各家所同，不同的是「元」字，晉灼訓「大」，張銑訓「善」而李賢則訓「天」。揚雄在他的《劇秦美新》裏有「玄符靈契」之語。《文選》李善《注》：「玄符、天符也。」<sup>27</sup>可見李善認為「元符」與「玄符」有別。那麼李賢何以用「玄符」的解釋去解釋「元符」呢？可能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元，天也」的「天」是「大」字之訛。第二，《後漢書·班固傳》說：

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sup>28</sup>

23 惠棟在<sup>[13]</sup>《方術傳》「元氣」的《補注》說：「案『元氣』即『太一』也。《家語》曰：『夫禮必本之『太一』，太一分為天地，轉為陰陽，變為四時，列為鬼神。』《注》：『太一為元氣。』」（《後漢書補注》，清咸豐元年〔1851〕南海伍氏刊《粵雅堂叢書》本，卷十九，頁七上至七下。《家語》引文見《四部叢刊》影江南圖書館藏明覆宋刊本，卷七，頁十九下。）

24 《六臣註文選》，《四部叢刊》影宋本，卷十五，頁十八下。

25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6月，頁3564、3565。

26 《文選》，清同治八年（1869）潯陽萬氏據鄱陽胡氏重校刊本影印，卷九，頁八上。

27 同上注，卷四十八，頁九下。

28 《後漢書》，頁1375。

這就是說班固作《典引》既模倣司馬相如、揚雄，又自以為能超越二人。李賢會不會因為認定班固是模擬揚雄，所以把《典引》的「元符」看作與《劇秦美新》的「玄符」相同，因而把「元」解作「天」呢？兩個原因之中，誤字的可能性似乎大些。如果這是對的話，李賢與李善一樣是接受晉灼的說法。這樣「元、天也」不但在《淮南子》高誘《注》毫無根據，在《後漢書》李賢《注》亦沒有根據。

除了《淮南子》高誘《注》和《後漢書》李賢《注》之外，還有一處文字為人所引用作為「元、天也」的根據。這就是《廣雅·釋言》。例如《呂氏春秋·應同篇》有以下一節文字：

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sup>29</sup>

王范之在他的《呂氏春秋選注》就「元」字說：「元，這裏作『天』講。元為天見《廣雅·釋言》。」<sup>30</sup>如果我們翻檢通行本《廣雅》，例如王謨的《增訂漢魏叢書》本《博雅》<sup>31</sup>，或《叢書集成》所用《小學彙函》本《廣雅》<sup>32</sup>，或王念孫的《廣雅疏證》<sup>33</sup>，我們所見到的文字都作「乾元天也」，但這三種都是清代的版本。如果我們再去翻檢明代刻本，我們會發現《五雅》本<sup>34</sup>和《古今逸史》本<sup>35</sup>都作「乾玄天也」。《廣雅·釋言》「元、天也」的訓解到頭來和莊本《淮南子》高誘《注》一樣是由避康熙諱而來。我們無法避免「元、天也」毫無根據的結論。

朱起鳳《辭通》「玄冥、大冥、大莫、太宵」條下云：

玄字古通作「元」。元者，大也。<sup>36</sup>

29 《呂氏春秋》，《四部叢刊》影明刊本，卷十三，頁五上。

30 王范之《呂氏春秋選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8月，頁108。張雙棣等的《呂氏春秋譯注》此處亦云：「元：天」，但未注出此訓釋之根據。（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頁352。）案《呂氏春秋》所引黃帝語又見《淮南子·繆稱篇》（卷十，頁一上）及《泰族篇》（卷二十，頁八下）。《文子·符言》（《道藏》壁字《通玄真經》卷四，頁五上）襲用《繆稱》文，《上仁》（卷十，頁四上）襲用《泰族》文，「元」並作「天」。問題是「天」是「元」的甚麼性質的異文，會不會是「元」的同義字？異文除了同義之外，還有其他的種類，如聲近假借，和形近而訛。這兩類和同義異文有很不同的地方。兩個字是否聲近或形近，從字音字形就可以判斷。異文是否同義，則視乎兩字的意義而定。換句話說要想知道兩個字是同義才可以假設異文是以同義字相代的結果。如果沒有兩個字同義的根據，根本就沒有理由提出這假設。現在《淮南子》、《文子》的異文就是這個情形。我們沒有證據證明「天」與「元」是同義字，所以沒有理由認為以「天」代「元」是以同義字相代。另一方面「天」與「元」字形相近，所以無寧認為「天」字是「元」字的形近訛字。

31 《博雅》，《增訂漢魏叢書》本，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谿王氏刊本，卷五，頁一上。

32 《廣雅》，《叢書集成》影《小學彙函》本，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1936）6月，卷五，頁一上。

33 王念孫《廣雅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影印清嘉慶間王氏家刻本，卷五上，頁一下（總頁522）。

34 《廣雅》，明嘉靖中新安畢氏刊《五雅》本，卷五，頁一下。

35 《廣雅》，《景印元明善本叢書十種》本《古今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六年（1937）據明本影印，卷五，頁一上。

36 《辭通》，上海：開明書店，民國二十三年（1934）8月，頁980。

按玄元相通之說似難成立。兩個字相通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聲音要相近，第二要有共通的意義，而「玄」、「元」二字兩個條件都不具備。第一「玄」、「元」在上古音不同部，「玄」屬眞部，「元」屬元部；第二「玄」、「元」二字意義未見有相通之處。「玄」訓黑、訓幽、訓遠、訓微、訓妙、訓天。「元」訓首、訓頭、訓君、訓始、訓端、訓長、訓大。在訓解上相通的根據除上引《後漢書》李賢《注》「元、天也」一處似難成立外，只有《呂氏春秋·有始覽》高《注》一處：

冬至日行遠道，用行四極，命爲[別本多作曰]玄明。高《注》：玄明，大明也。<sup>37</sup>

高誘此注似有誤。「玄明」無解作「大明」之理。加以此處乃就冬至之日而言，玄似仍以訓「幽暗」爲近是。「元」既不與「玄」相通，則「玄」之訓天不能用作以推論「元」字亦可訓「天」的根據。

《漢語大詞典》(海外版)第二卷「元」字條下云：

天。《廣雅·釋言》：「元，天也。」<sup>38</sup>

所用的《廣雅》仍是避了「玄」字諱的版本，其誤與《呂氏春秋選注》、《呂氏春秋譯注》等書同。

37 《呂氏春秋》，卷十三，頁三下。

38 《漢語大詞典》(海外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8年8月，第二卷，頁207。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On the Gloss “元、天也”


(A Summary)

D.C. Lau

In some dictionaries we find *yüan* glossed as *t'ien* 天. This can be traced to Juan Yüan's *Ching chi tsuan ku* 經籍纂詁 which cites as evidence Kao Yu's 高誘 commentary to the *Huai nan tzu* 淮南子 and Prince Chang-huai's 章懷太子 commentary to the *Hou Han shu* 後漢書. Kao's commentary, in fact, says, “玄、天也”; but this was changed to “元、天也” in Chuang K'ui-chi's 莊達吉 edition because 玄, being K'ang Hsi's 康熙 name, was tabooed and 元 was used as a substitute. The *Ching chi tsuan ku* took over the reading without realizing that 元 was a substitute for 玄. As to the *Hou Han shu* commentary, all it said was “元氣、天氣也”, from which “元、天也” does not necessarily follow. Finally “乾、元、天也” is to be found in some editions of the *Kuang ya* 廣雅. This, once more, turns out to be the result of the observance of K'ang Hsi's taboo. Ming editions of the *Kuang ya* has the reading “乾、玄、天也”. Thus the gloss “元、天也” is seen to be without foundation.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